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至一百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二

李暠 族弟齊物　齊物子復　李麟

暠族弟若水

李國貞 子錡　李峘 弟嶧峴　李巨 子則之

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暠少孤事母

甚謹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毁家人

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黄門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黄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

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

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劒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暠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暠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暠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大都督齊物淮安王神通子

鹽州刺史銳孫也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陜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祿大夫為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為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為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賔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為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

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楨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効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姦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賔友師長官寮桑榆之時壯志逾勵松栢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

錄精曉吏道衛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為伯玉所信奏為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為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既受代以復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没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

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贓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為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為華州刺史潼關禦鎮國軍使仍

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百頃以資軍食不賦於民衆皆恱之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甚為時所譏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

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為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劒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八年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誠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户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户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

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為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為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為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

遷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
玄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
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勲行賞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
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
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
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

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賻絹二百匹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𠝹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于陜

數月徵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入為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饑饉難為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諠謗怨讟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為奏

聞終有所給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
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國貞曰吾銜命為將不能
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迴避乃隱於州獄詐頁縲
紲會國貞麾下為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
將害之國貞曰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予無負
於將士耳衆引退突將王元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
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國貞有風采清白守法
為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辦吏稱之追贈揚州大都督子

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淛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為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

道倔强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

錡乃署判官王澹為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

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

閘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臠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

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别館遂稱兵室五劒分授管内鎮

將令殺刺史於是常州刺史顔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

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祕亦殺

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為鎮將姚志安所縶

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先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將士或投井自縊紛紛枕籍而死者不可勝紀宰相鄭絪等議錡所坐親疎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

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為然故誅錡詔下唯止元惡一房而已

李峘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峘嶧峴峘志行修立天寶中為南宮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於外峘自考

功郎中出為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為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劒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仭夜謀亂上皇御元英樓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元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峴為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効勲力從上皇還京為户部尚書峴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

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山與峘圖之時展徒黨方强既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為展所敗峘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初峘為户部尚書峴為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為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

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嘷位終蜀
州刺史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䕃入仕累遷高陵
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為金
吾將軍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
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
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
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

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藎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

重因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
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
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
峴為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並變
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由是
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為盜刼掠平人州縣不
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
訴夫寃輔國先為飛龍使黨其人為之上訴詔監察御

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與鎣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陽貶瑞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

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本入對上謂之曰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本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即位徵峴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陜峴由商

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峴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為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參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授偽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為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

且羯胡亂常無不湊汙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皆賔極法恐乖仁恕之㫖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圖効順困獸猶鬭況數萬人乎崔器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決事皆此類竟為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為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

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康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虢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剛鋭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為嗣虢王天寶五載出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壻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為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為李

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賔郡安置又起為夷陵郡太守及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有謀略玄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勑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翌日巨稱官銜奉謝𤣥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𤣥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炅為果毅以頳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𤣥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

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勅貶旲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令旲復位至德二年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税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没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為遂州刺史屬劒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

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為子璋所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間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暠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錡之為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

曷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為國忠所愶終沮朝恩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鋭果決亦可嘉焉終以贜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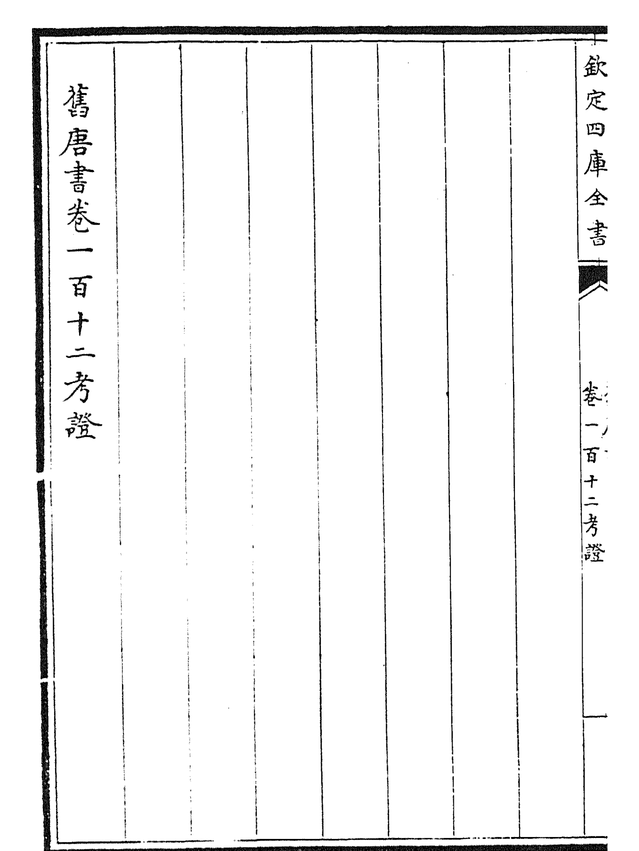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李暠弟齊物傳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銑孫也○宗室傳作曾孫新書作子

李峴傳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與鞫同妻論訴不已○三司下應屬闕文

史臣總論初為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臣德潛按李峴傳中乃為李輔國掎摭非魚朝恩也應誤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三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子向 向子寅 寅子樞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

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户叅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寛弛胥吏多因縁為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為尚

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寳二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忝選晉卿與遥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愠者嘗為范陽薊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蕚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

曵白上怒晉卿貶為安康郡太守遥為武當郡太守張
倚為淮陽太守勑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
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
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
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
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父
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又出俸錢三萬為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

河東採訪使入為尚書東京留守徵為憲部尚書屬祿山叛逆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遏東道遂出為陝州刺史陜虢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為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日拜為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既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户改為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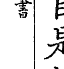
中後以賊冦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罷知政事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為侍中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冡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冡宰更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

皆縁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勑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冡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顒顒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旨貌朽加以疾病事有

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絶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縗時遇金革豈非衘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絶指景悼生此匹夫

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内萬務在中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

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閤不趨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德初吐蕃冦長安晉卿時病卧於私第蕃聞之舁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陝至冊為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諸物並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謚曰䀌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



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諡曰文貞大歷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河東人也為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為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賔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

翰表為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下藉累聖之

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啓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為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為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

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為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度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為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為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瘵載以其順已引為

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絶倒載趨而扶起代為謝詞晃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賔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効之呼為僕射様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晃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歴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為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㓜强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叅軍時年已老未為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内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强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已者例為外官遵慶

亦出為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
郎恭儉克己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
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為詞上以遵慶
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既見懷恩具陳朝旨
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為副將范志誠以邪說
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為詞會蕃冦陷京師乘輿幸陝遵
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為太子少傅

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
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瑨
於銓庭言詞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
三十貶為吉州員外司户參軍遵慶敦守儒行老而彌
謹嘗為風狂族姪撾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遵慶不省
其見信如此大歷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
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
之量子向字傃仁少以門䕃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

初李紓為同州刺史奏向為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紓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為京兆府户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户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為太原少尹德宗

召見喻旨尋用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州又復為太原少尹兼河東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遷虢州刺史入為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入為大理寺卿出遷陜虢都防禦觀察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為大理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飭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費

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悖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太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為從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藍田尉直弘文館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為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為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

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
相孔緯尤深獎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
為右庶子尋出為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為右散騎常侍
從昭宗幸華州為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
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凡事之全忠繇是
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悦乃
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
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

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為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宫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為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蹕陝州進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

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賔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栁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為純臣避冦全忠固彰大節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

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
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爲巧宦者誠不信
也晃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
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冐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
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絶老而彌篤彼
二公固有㦏德尚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
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蓋慮此也
贊曰與矣晉卿貪哉裴晃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四

魯炅　裴茙　來瑱　周智光

魯炅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為別奏顔真卿為監察御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

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旻時立在階下翰指旻曰此人後當為節度使矣後以隴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祿山之亂選任將帥十五載正月拜旻上洛太守未行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滍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衆欲出戰旻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烟營內坐立不得

横門扇及木爭出賊矢集如雨炅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逌走餘衆盡没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銀為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其富炅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偽將豫州刺史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尅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頳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

馴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炅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屖曰不可賊若擒吾勑使我亦何安顏眞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屖曰曹使既果决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為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馬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

日昇又自有傔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炅衆初以為望絶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炅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傅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

襄陽節度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昊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烟斷絶遺骸委積於牆壍間十二月策勲行賞詔曰特進大僕卿南陽郡公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炅藴是韜畧副兹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户兼京兆尹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充鄭

陳潁亳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為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旻領淮西襄陽節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玉為兵馬使旻分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旻中流矢奔退時諸節度以廻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旻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五日至新鄭縣聞郭子

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炅憂懼仰藥而卒
裴茙以門䕃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叅軍來瑱鎮陜州
引為判官瑱移襄州又為瑱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
瑱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茙密表聞奏朝廷以瑱掌重兵
惡之密詔以茙代瑱為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茙本鎮穀
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
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茙初聲言假道入朝及
見瑱即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

莪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莪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莪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莪寶應元年七月勑曰前襄州刺史裴莪性本頑疎行惟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略所以申命來瑱重撫漢南即宜奔赴闕廷謝其曠職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良妄興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為費用其數甚廣

據其抵犯合寘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
朝市所未忍為宜寛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
長流費州䒤器局輕褊初興師徒給用無節及敗撓遲
廻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既行至藍田驛賜自盡
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為鴻
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
使後為右領軍大將軍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
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瑱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

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職十一載為左贊善大夫殿中
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𤣥宗詔朝臣舉智謀果
决才堪統衆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横之略臨
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丁母憂以孝聞安禄山反張垍
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潁川太守賊攻之
城中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瑱親射之無
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將
城下拜泣弔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為來嚼

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
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炅敗於葉縣退守南
陽乃以瑱為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東道節度
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炅尋以嗣虢王巨為御史大夫河
南節度使因奏炅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位賊攻圍南陽
累月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馴
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蹴大敗而還兵素少遇
敗人情恟懼瑱綏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為淮南西道節

度使收復兩京與魯炅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元元年召為殿中監二年初除涼州刺史河南節度經略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為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為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衆謀亂殺刺史㶊以瑱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

節度觀察處置使上元三年肅宗召瑱入京瑱樂襄州將士亦慕瑱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懼其得士心以瑱為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州節度餘並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呂諲病於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已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沒

裴莪頻表陳瑱之狀謀奪其位稱瑱善謀而勇倔强難
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遂以瑱檢校戶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光沔
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
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莪兼御史中丞襄
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瑱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
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諷屬吏請
留之裴莪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寶應元年五月代宗

即位因復授頊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官如故潛令裴茙圖之其月十九日裴茙率衆浮漢江而下日暮候者白頊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書奉詔留鎮裴茙以兵代是無名也且茙之智勇非尚書敵也衆心歸尚書不歸於茙彼若乗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翌日平明茙督軍士五千列于穀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茙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

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替謹當釋兵瑱曰恩制復除瑱此州乃取告身勑書以示莪軍皆曰偽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富貴在於今日遂爭射之瑱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為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擊莪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莪及弟薦脫身北走妻子並為瑱所擒瑱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莪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故驛八月

瑱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令仲昇陷賊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詔曰春秋之義貴在於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赦沮勸式遵於前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既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上柱國頵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亟歷班榮
累經節制莅職蔑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名頃者分
閫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遅留實乖堂陛
之儀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道在含弘會其來
庭用甄後効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
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闕於大猷卜祝頗聞於私
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髦紱據其
所犯合寘殊科以嘗侍軒闥用存寛免之辜緬範舊章

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翌日賜死於鄠縣籍没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龎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禦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

梁崇義不叶相圖為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
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為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瑱廳
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搆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
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閒登偏裨官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鎮陜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
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
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剌十餘萬衆寇奉天醴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梁州實避讐也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専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龎充充方居縗絰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擄州反智光自鄜坊専

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陜州節度使皇甫温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陜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為爾作之因叱下斬之臠其肉以飼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智光強留其半舉選之士竦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横死者衆優詔以智光為尚書

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罵曰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歴數大臣之過元仙股慄智光贈絹百匹遣之於州郭置生祠俾將吏百姓祈禱大歴二年正月密詔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路絶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

師華州將士相顧攜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為澧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乃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為帳下將斬首幷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餘黨

各以親疎准法定罪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宫太廟七陵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

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為忠臣母不得為孝子每長歎久之旻收滍水敗衆守南陽孤城每蹈危機竟効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

不失為忠臣茂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軍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為裴茙巧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炅竭節來瑱枉死裴茙兇人智光逆子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魯炅傳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肅宗本紀在二年

上元二年十日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等九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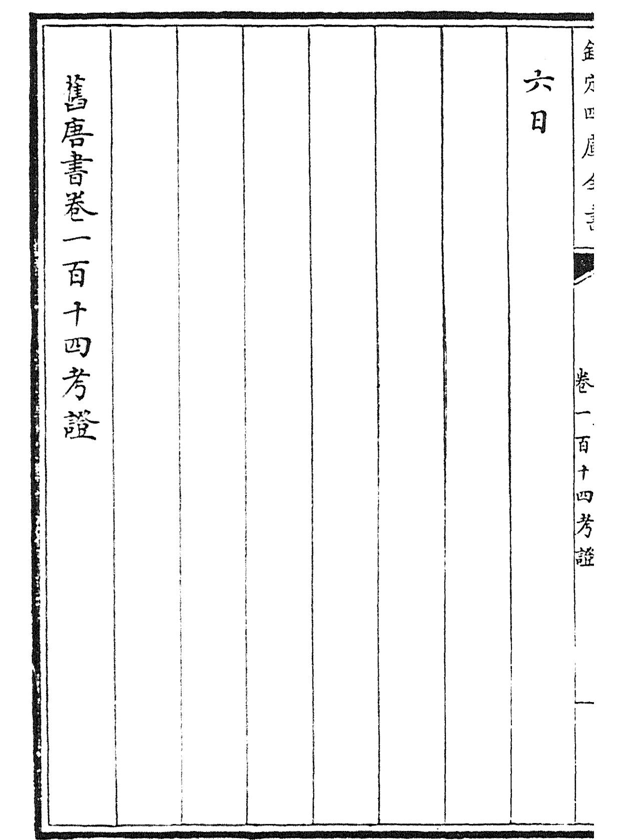
同圍安慶緒于相州○臣德潛按九節度圍安慶緒

乃乾元元年秋八月非上元二年也但上已書元年

此不當重書

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于安陽河

北王師不利○臣德潛按此二年三月事誤作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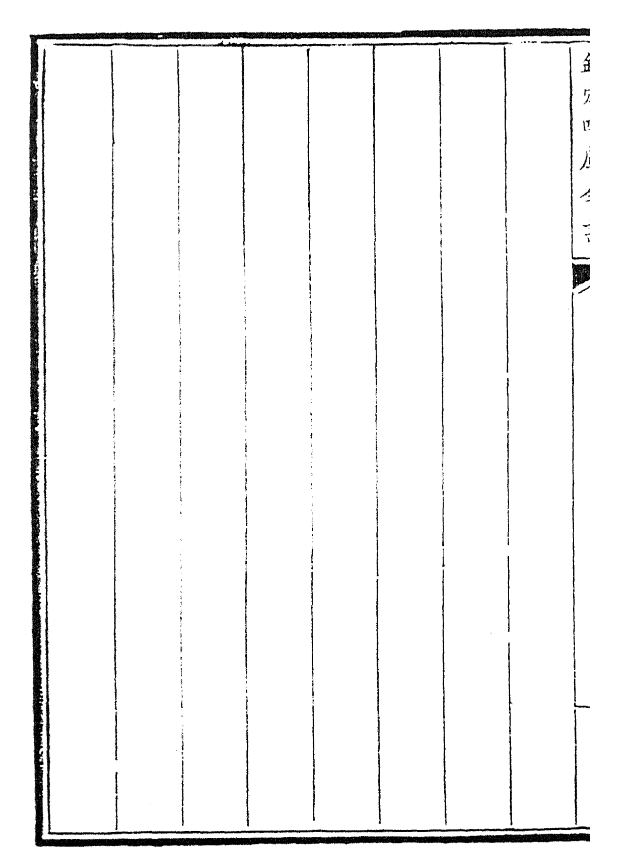
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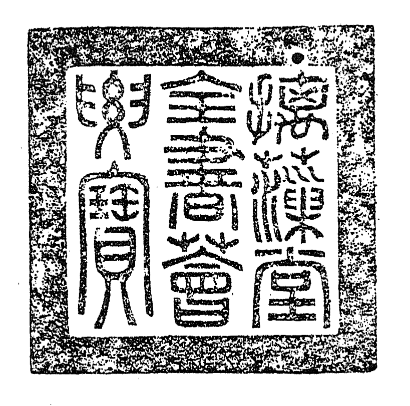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三頁前三行得古鐵犂鏵案新書淮南王神通傳作得古鐵戟若鏵然與此異

第十三頁前二行為三司刊本脫為字據新書李峴傳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令貶蜀州刺史刊本令訛令據新書李峴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五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韋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狀貌豐碩飲酒過斗貞觀中拜駙馬都尉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平陰丞器

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舉明經歷官清謹天寶六載為萬年尉踰月拜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器為判官渾坐贓流貶嶺南器亦隨貶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録轉都官員外郎出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並亡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勑一時焚之牓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

捉器器遂北走靈武器素與呂諲善諲引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尅復二京為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於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羣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西京之儀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律並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於獨柳樹

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中仕官等重為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復揺肅宗曰朕幾為崔器所誤呂諲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答曰達奚大尹嘗訴寃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

趙國珍牂牱之苗裔也天寳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畧等使時南蠻閤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劒南節度遥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書大歷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

負而至增户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歷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覯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括以例為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歷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括為同州刺史歲餘入為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歷六年三月卒

韋元甫少脩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歷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為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歷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

魏少遊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後備宮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宮闕初至邊藩故豐供具以悅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干戈耀日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靈武殿宇御幄皆象宮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為命有司稍去之累遷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率朝臣馬以助

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瑀沮其議上知之貶渠州長史後
為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巳上尚書省四品
巳上諸司正員三品巳上諸王駙馬中朞周巳上親及
女壻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縣丞簿尉勑從
之遷刑部侍郎大歷二年四月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趙國
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小胥劉希暹恃魚朝恩之
勢恣行兇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旣誅元載當權納明

觀姦謀容之特令江西効力明觀未出城百姓萬衆聚於城外皆懐塼石候之期投擊以快意載聞之特令所由吏擁百姓入城内由是獲免在洪州二年少遊為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即日杖殺識者以是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大歷六年三月巳未卒於官贈太師少遊居職緣飾成務有規檢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尹雖無赫赫之名而齪齪廉謹有足稱者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仗劒之安西以邉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興師靖難伯玉激憤思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為神策軍兵馬使出鎮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偽將李歸仁鐵騎三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六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領

衆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陝州伯玉以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陜以伯玉有幹畧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大歴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以本官為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歴十一年二月入覲以疾卒於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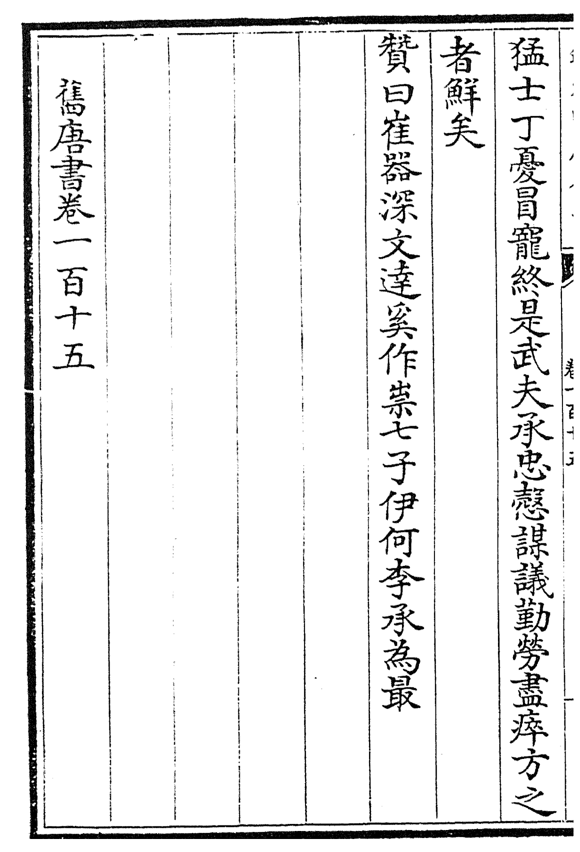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畬之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曄鞠養之既長事兄以悌聞舉明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兩京尅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留充判官累遷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江州二刺史課績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尋

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誅討上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迴因奏之曰希烈將兵討伐必有微勳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禀朝憲必勞王師問罪上初未之信無幾希烈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跡上思承言故驟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九

月轉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希烈既破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單騎徑行既至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而去襄漢為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初希烈雖歸蔡州留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時所掠得財帛什物等後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謀殺希烈以衆歸

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襃美之承尋改檢校工部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於位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多矣苟無強寃為祟沮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寃無以顯其陰責矣國珍守黔溪瓘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為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玉破敵立功足為


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懇謀議勤勞盡瘁方之者鮮矣

贊曰崔器深文達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為最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